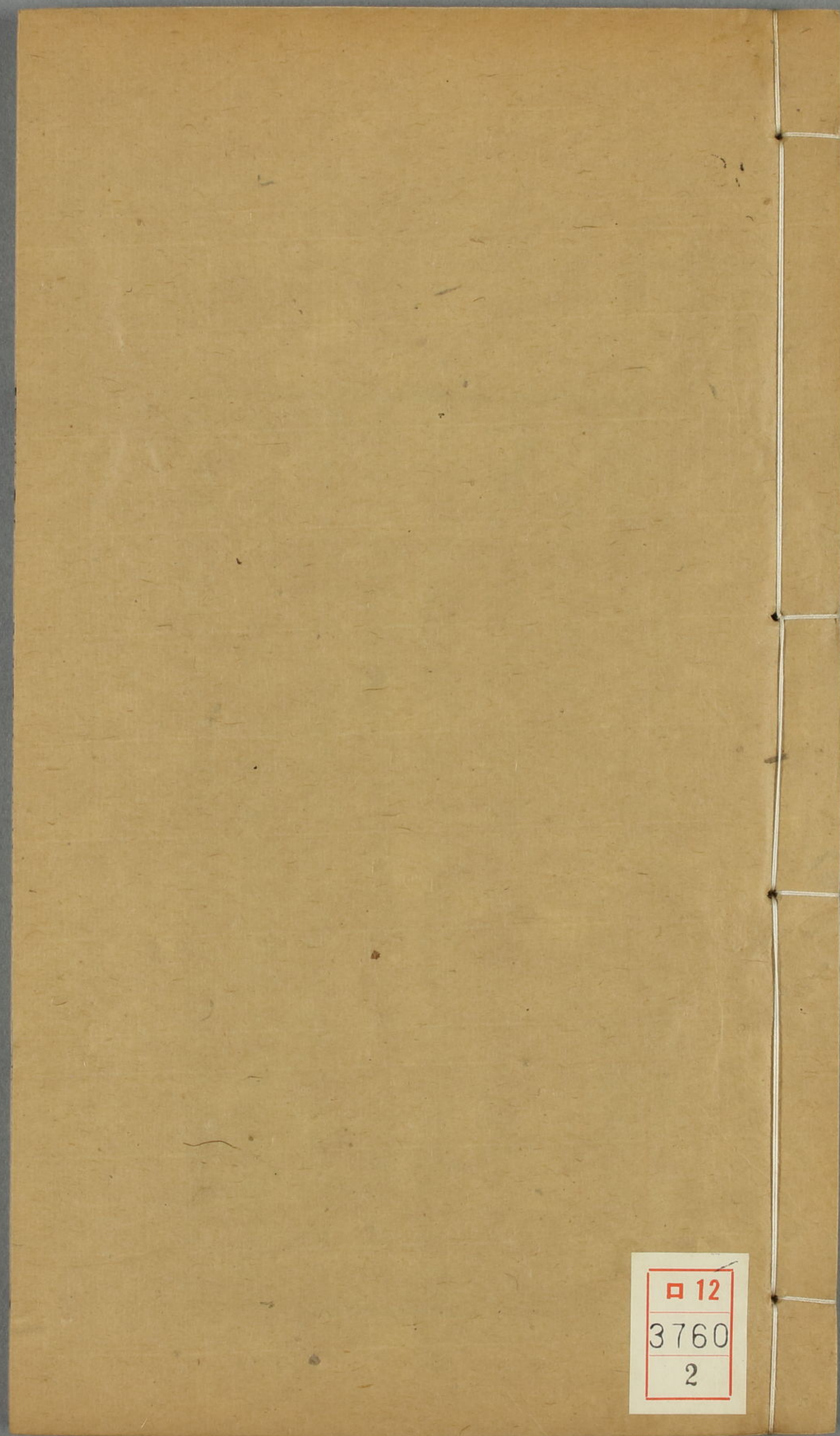




□ 12
3760
2



1212
3760
2



書古微卷五

釋道北條河水

邵陽魏源著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
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而尸子言古者龍門呂梁
未闢以前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山脊由于
開鑿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
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
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
孟子言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使禹治水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是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

木下中也
附
寄贈

皇五帝之世與堯卽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之大變蓋顓頊絕地天通爲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河忽伏流潛行冒出于中國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限其時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渭洛相鬪不知作何狀非神堯在上神禹在下斷不能澹此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旣入中國以後則惟因勢利導輔相裁成除闢龍門更無別法而漢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不知陰山千里亘障其外此則悠繆之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行之宜爲漢

武之所拒蓋河源葱嶺經西域匯于蒲昌海今日羅布泊在

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隅一面可爲泄水之口故古謂爲不周之山天柱卽崑崙河源也計古時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繞玉關東會盧朐河黑龍江之上游以入海水草豐茂靈淑所鍾人物蕃茂故黃帝都于上谷畫井始于遼東而崑崙亦有黃帝遺跡無如千萬年之久沙漠瀚海水小卽滲水大卽瀦計自上古至堯其沙漠故道漸已淤廢枯

絕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皆陵谷遷變及堯末年
遂潛源重發于星宿海始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
爲一變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愈狹不
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旣不
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冒決北幹之山脊不得
不鑿中幹之呂梁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
于中幹之底繼則顯截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此禹功
之以人力奪天工利賴萬世者豈齊延年輩欲開鑿陰
山徙河塞外之謬議可比乎或曰桑乾河發源于甯武
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大澗

河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
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龍門闢呂梁析底柱之
力以通大澗河于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充之境全行山
谷中于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卽使如桑乾河泛濫無
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
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
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
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常相度至此其不可行必由地勢
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竝不爲患所患在大伾以下
則後人不遵禹醴漯川之道爾使守王景千乘入海之

口則不必復禹冀州之故道而已復漯川之故道即可收東漢至唐千年無患之效何至宋金元明累歲告潦哉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知今漳水所行爲禹九河之故道今小大清河一濟一漯爲禹河驪渠之故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亦無不明非如三江九江之分合不極力剖析則且啟疑經謗經改經之漸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禹貢之鉅訟今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籌河篇見文集中不入經說

問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渭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

山而首叙于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于河內水莫大于汾禹治冀之功莫大于闢壺口呂梁以治河次則莫大于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患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于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鴻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鄜延而南注于渭自孟門以東河由吉州而南注于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間皆河與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

相距百六十里石脈縣亘闕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東闢龍門而卒事于呂梁導東西兩派于兩山石峽之間俾不潰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于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晁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在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卽

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舉狐岐則汾之上下游諸山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峯一壑之謂也乃胡氏渭以梁爲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爲雍州之岐則曷爲不書於雍州而首書于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則是禹鑿斷梁山爲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大雅詠梁山于韓奕且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使梁山非臨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三日不流乎晉時所崩梁山之石至今尚存在龍門下數十步水中浮石如嶼俗呼禹王墳則梁山卽龍門山名自後人不知河西夏陽之梁山東麓抵河者卽壺口矣

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門異名同地于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禹但導河逕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鑿闢呂梁出其中間哉雍之岐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治涇渭爲贅文矣且治水成功之時南亦可及豫東亦可及充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何禹貢冀州經文不兼及充豫而獨兼及雍域之梁岐乎至若寔字記以孟門爲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爲岐西古公所踰之梁山酈道元又兼以壺口爲汾陽西南之壺口以梁爲離石之呂梁甚至傳同

叔以爲徐泗之呂梁皆與禹河渺不相涉且或非冀域之山矢口妄臆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旣道惟徒駭爲大河經流冀充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兗域而孔疏以爲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翼次兗者何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泇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胡氏據此謂禹未治水時泇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爲河所經河患專在青徐故尙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
濰淄及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
賦乃同于他州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巢
窟耕桑無所受患獨重于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
而九河皆在兗域所廝漯渠亦在青兗之交則漯渠必
大河之正溜九河必皆洚潦之支流不能盡挽歸北故
禹于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橫溢非
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爲敗兗
地不高于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
耶孔胡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漯川爲禹

功開鑿之新河而不知爲洪水自趨之正溜且以二渠
九河爲分洩盛漲而不知爲洚潦餘波也濁河之水合
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苟可全導歸北則禹于孟
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伾以下反分一河爲二
爲九旣必分爲二爲九何必又合爲逆河以入海哉直
至殷室避河五遷至周末而九河盡塞于是東漢王景
改河由千乘入海卽漯川古道未聞復醜爲二播爲九
也何以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故知禹河以北奪
橫漳爲新道

橫漳卽
降水

東行漯川爲初道

問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于田賦之

下漢志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滹沱又禹貢恒水出上曲陽恒山北谷東入滹而鄭注惟舉恒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滹沱爲四水蔡氏因以恒衛爲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而或以爲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恒卽滹衛卽滹沱禹貢時但名恒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恒衛爲入滹入滹沱之二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旣從也水經注滹沱篇佚僅見他書微引其亦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惟是禹主名山川實非下游互受始得通稱蓋滹本名恒以源出恒

山得名也滹沱本名衛其淇水不名衛也

逸周書作維解又作師旅

臨衛攻殷始名淇水爲衛水

至周始名恒水爲嘓夷衛水爲滹沱周

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嘓夷嘓卽滹之

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他惡他卽

滹沱之假借也國策曰燕南有滹沱易水易亦卽恒滹

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爲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

不復相應後世又名恒水上游爲滹并以上曲陽之山

爲恒山而名實益不相應

辨詳導山太行恒山下

于是鄭氏釋書

舍冀州二大川止以未入滹未入滹沱以前東西數十

里之原流當之

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曲

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

王氏尚書後案務申鄭誼以黜
酈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紀曾是
濫觴之谿澗反勞而滔天之巨浸反略乎漢志滹水東
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
海是古時恒合滹易亦入滹沱之衛合而爲一自文安
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
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
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況太行恒山滹源之功
何從而施尙謂禹治恒衛止于數十里間乎恒水止名
渾河發源恒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恒在渾源州而

不在上曲陽則知恒水之出恒山者實滹易之上游而
非入滹之小水矣恒衛二水共夾恒岳自并至幽恒水
之名正則衛水爲滹沱之水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沛水

問濟水一作沛水歷代遷變一變于人力之引導一塞于河流之淤廢胡氏渭旣辨酈注執後世滎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滎澤陶邱之濟非入荷之濟不必以沅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淪濟漯漯在九河之南濟又在漯之南漯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卽小清河胡氏皆斥之爲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恣其臆見不顧經文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邱之濟非滎澤之濟且更非道沅之沛則是河南河北數水

本不相連而禹貢強連之且沛自入河并非獨行入海之瀆而禹貢強瀆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共山南東丘絕鉅鹿澤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一名昌蒲海渟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上源有泰澤亦渟而不流故知滎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漢大出尾郭注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潰以上郭注鄧陽亦有潰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復有一潰其源皆潛相貫注與濟之逾河溢滎理同一轍道光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清水涓流不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其地正古濟水

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但其性力沈駛下注故能使濁行其上清貫其下橫截九淵兩不相混蓋水行地下猶血脈周行于人身惟神聖能知其性情如執庸夫俗目之見不信其出沒潛通何怪疑經非聖而不悟乎至職方氏其川滎雖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滎陽以下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于淮泗達于荷卽可由荷澤以湖于滎澤而逾河也乃胡氏謂禹時滎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于陶邱之荷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

質之滎澤卽渟而不流則陶丘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行至荷澤卽有北口以赴汶有南口以會荷尙何分泄不及而又導其溢潦以橫被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滎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入滎故至陶丘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受泗者貢舟至荷達滎僅數百里逾河僅十餘里與逾沔逾洛無異與兗州之浮于濟潔達于河者各不相謀乃穀亮徐爲一道舍滎川而達汶潔則沔水自褒斜而逾渭視滎荷孰易禹乃導褒斜而不導滎乎是又必至使人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滎澤荷澤孟諸并淤於河

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邱以北

之濟水猶存會汶逕鉅野

鉅野卽梁山泊

又合歷城七十二泉

之灤水

灤水之源曰釣笑泉凡濟南城西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湖而東出爲清河者皆灤水其

實卽濟水之異名也

而東出爲大小清河大清河之上游卽濟水

之上游其下游則漯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

濟本由此入海而後徙于漯則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

之濟可也胡氏則竝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

可爲陶丘滎澤之濟則是上游旣擯之不許絕河下游

復擯之不許存其故號以河南中段之淤塞而並廢其

源委吾不知其何心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爲瀆之議勢

人計營本

[illegible]

可登澤水恩命山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渭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黑水隨地可名至弱水不勝鴻毛古今書傳並未指實何水或遂臆爲枯絕或謂字取諧聲不以柔弱爲誼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入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

明矣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離騷所云夕次於窮石也說文謂之岷山亦謂雞山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溜賴河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于合黎蓋禹功所施止道入黑水而止也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亦取柔弱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海卽今之青海故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指

羌谷水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

西海一名鮮水羌谷水亦名鮮水青

海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水合時可通番夷居島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至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此弱水之明證其敦煌黑河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瀦於青海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閭是青海爲雍西之地望爲華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二川有至勁之黃河卽有至柔之弱水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之諍青海並無上源凡玉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故黑水弱水

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滯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者與西被之流沙各爲一地而其正流自由合黎之黑水西逝同潞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不知青海卽不勝舟楫之弱水故謂之枯絕胡氏渭遂反以居延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旣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滯於沙而不行者可不謂之入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惟在居

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所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道而程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於西海條支弱水實爲一川則是水必倒流上葱嶺而西且所入亦西海而非南海孟浪之言野等齊東誕逾鄒衍何足與辯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僞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無絕河源踰隴岷而入南海之理於是說者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

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演池非中國之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是說則弱黑二水當叙於道川之末當紀於梁州之內何反居道河道江之前何爲均在雍州之域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江次漢皆自北而南則知弱黑必在河源以北且皆叙於雍域之內則其道川之黑水卽雍域北條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域之海也禹貢東漸於海其西朔南三面皆不言海是其中國惟有東海無南

西北三海明矣至聲教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弱水餘波入於流沙之居延澤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注於海黑水與弱水爲一川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城東界此水流而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潞野世謂之爲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西海東海皆潞泊亭潞之名故曰北人得水皆謂之海此等小泊皆得海子之稱豈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

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山而入河考伊吾今哈密地並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入南海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湮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涕之斷續不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涓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黨河自鳴河山西流十里逕三危山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為西極要路春秋傳曰先王居檣杌於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尚書說是敦煌戎為三苗

之裔山海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即說文弱水所出之杕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互甘州肅州之南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西南即今之涇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黎山占酒泉郡會水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白酈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於是括地志史記正義皆因之皆以張掖城北之河一名羌谷水者為黑水既皆弱水則合黎以上皆弱水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則合黎以上皆弱水之源無黑水之源故水經山水澤地說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蓋弱水二水至此始會故縣名合黎是其明證在今肅州之東高臺縣之西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連山橫互酒泉張掖二郡之南豈僅局於一縣故知黑水為肅州東之涇賴河土人亦名黑河者合黎在此則黑弱相會亦在此

禹時導二水西行逕今玉門縣安西州之黑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吉河皆黨河上源古黑水古道隨地異名耳而至敦煌受三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於黑海即今大小色騰海也再伏濟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宿也後世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波皆北注於居延海之河於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之河與敦煌黨河爲上源及出關外又止瀦於西黑海名喀喇泊番語喀喇黑也而不通於南黑海即大小色騰海更不通於青海於是黑水無尾閭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海於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

河中斷不接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尙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蹟是上源非無迹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於南黑海相去一二百里然南黑海即青海並無上源皆以爲潛流之所瀦則是沙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於合黎皆不言其所至蓋弱既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即弱水之下游黑水所入之海即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即黑海又即南海明矣但知弱黑貫爲一條青海爲黑弱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即淮南地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或以合黎河至青海中隔大山及大通河爲疑則慈嶺河

源何以先匯於蒲昌而又泱絕大山出於星宿海濟水
何以貫河底而重出於滎澤今許河濟之伏流潛發而
獨不許弱黑之伏流潛發此何理也矧青海周圍七百
餘里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海中有小島每歲冰
合時番僧裹一歲糧人定其餘時斷無一葉之渡是青
海卽弱水之明證以其色黑言之謂之青海自三危合
黎言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漢書地理志
雍州西海有黑水祠有王母石室此自占祀黑水於青
海之明證惟僻在西羌春秋爲鮮水羌所據故離騷天
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禹貢山水澤地記曰

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所
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
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水之在雍州青海明如
星日至僞孔傳不考故籍無稽妄肌指爲梁州入南海
之水後人遂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
則禹貢何爲列於雍州之地叙於導河導山之前乎岷
山又在積石之西南黑水弱水出其南於是競以黑水
爲梁州北徼外之水試思梁州導江自岷山近源始豈
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溟之黑水而又叙之雍
州者哉使禹貢經文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又南入於青

海則人人一覽瞭然古書簡質故但以入於南海爲詞然山水澤地記曰濁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夫言山腹則是合黎中有孔穴相通如東西漾水之北故止曰通於南海而不言入此山谷潛流通湫之明證苟必舍雍州所瀦之海而泥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倘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葱嶺而注雷翥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真絕大漠而滙於冰海乎一字失詁千秋聚闕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瞽繆若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謂在荆之上游一謂在荆之下游而東陵滙澤卽隨九江而上下若謂大江水派別爲九則一水之中沙水相間橫列十有餘條將無以容若旁計橫入之小江則所受不知當爲幾千百江古今聚訟無所折衷者何曰荊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尙書今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及鄱湖水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九河爲河水之自分爲九則九江亦必一江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朱子所謂一水間當有一洲沙水相間者是也其在上游者見

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尙書古

文說

此西漢與古文比非馬鄭古文比

荆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

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

外與九江無涉

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金口嘉魚之六溪口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

今尤莫攷

惟九穴卽古九江蓋自百里洲而下江分

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正流東至於澧者則洲渚紛岐

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

皆在江陵

又楊林穴宋穴

調弦穴小岳穴

皆在石首

赤剝穴

在監利

皆昔時分泄江漲之

地分布江陵石首監利之間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

及石首之調弦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

安石首華容安鄉四縣皆古九江洲渚故道漢許商言九

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

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故水經言禹貢九

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下雋卽巴陵

不言在下雋之南也

則正在南非北矣

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言九

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

立城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

江至澧之文遂不可通

自松溪至巴陵江堤長亘六百餘里

九江亡其六

七而諸水盡鍾於洞庭於是以洞庭爲九江而水經及

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則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

書古攷

卷五

釋道南條九江

三

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夏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亘七百餘里夏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爲沱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爲沱鄭注別取夏水爲沱蓋以江分沱耳水經注引應邵十三洲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荆州貢道以浮於江沱潛漢爲言其又東北沱漸塞南岸九江亦塞至豐以下口說大江正流惟存虎渡一口至豐遂反以南江至豐者爲沱則下文曰過日至曰迤曰會豈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爲洞庭無論洞庭是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湘資豐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謂瀟湘沅湘資湘其君山則謂之湘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經注國策又謂

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並豐水微水也若並上游入沅之五溪數爲九水則資湘故欲明上豐所受溪各有數十何獨數入沅之水耶游九江之是必先闢洞庭爲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卽古三湘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與九江同圩田所占九江旣在荊州上游則東陵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地名田家鎮兩岸石山抱江曲折有如巫峽正當尋陽上游水經注江水又東逕下雒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刊水出廣江郡之東陵鄉尙書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江夏有西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雒縣爲今興國州大冶縣地其東則爲蘄州在尋陽之上游鄭注以此九江在荊州地此爲東陵則不以尋陽爲九江可知界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荆

州九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

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

書地理志

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至尋陽分為九派

考尋陽

北岸為廣濟黃梅歲修隄防之地占水為田在昔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穿入武山連山諸湖下達黃梅之太白張家三湖包淪縣治挾源湖感湖沙湖以東至宿松廣於今之江面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江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兼有漢九蓋楚徙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郢郢郊郢陳郢之例隨地僑置因并故都郢中之數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

江遂移於尋陽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至王莽以豫章為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為九江之說遂以莽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為山溪之水孔竅繁多岐之又岐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即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闡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為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輳一瀆俱注彭蠡而

北入江亦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也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岸山海經贛水出聶都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在九江下游北岸之明證桑欽禹貢山水澤地記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此尤彭蠡在彭澤縣北岸之明證山海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

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彭蠡在西

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尙有泊湖章湖青草湖武昌湖等

水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名皆魏晉時所謂大雷池也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蓋江水

至此成大螺旋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其池下抵今桐城之樅陽爲漢武南巡射蛟之處秦始皇亦由此浮蕪湖丹陽入震澤出中江之地惟其澤在北岸故曰東迤北會於匯經以彭蠡之匯專屬於漢而江水時迤北往會之鄭康成注所謂漢與江鬪轉成其澤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漢水截江而南匯爲湖又貫江浙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並名尋陽爲九江故太史公有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而禹貢荊州之水藪遂移於揚州秦漢於此置九江郡加以後世隄岸日興江南日狹自鄂渚自桑落州沙水

參差分爲九派之事皆不可考而九江郡之名則今古如一豈能以湖漢水爲彭蠡移江北之澤於江南而漢水東匯澤爲彭蠡之文遂不可通乎有謂古三苗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禹未嘗深入特遣官屬巡行故紀報不實夫禹貢導山明言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舜崩蒼梧爲巡守之地何言三苗之地乎江水東迤北會於匯亦不可通而以爲經之誤文岐繆又岐繆並非劉歆所及料歆雖以湖漢水爲彭蠡也且入鄱陽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續江修江今卽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闢鄱陽爲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

迤北漢水東匯之文庶猶較劉歆彼善於此此九江在

荆下游之說也

程氏瑤田既從鄭氏以九江在尋陽而北而曾於鄱陽漢水截江橫

過而匯爲鄱陽

漢水截江橫過而匯爲鄱陽漢水截江橫

今文家言

凡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古文因漢人習稱尋陽九江故亦從而稱之

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者

前後漢地理郡國志廬江郡九江郡并屬揚州不屬

荆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爲揚州

界尋陽九江以西爲荆州界又顯辰漢志不合一漢志

廬江郡金蘭有東陵鄉是地名非縣名

前志廬江十一縣後志十四縣

均無金蘭酈注始以爲縣自是魏代所置

漢西陵爲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

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山據水經東陵鄉在下雒縣以東明卽今蘄州東數十里之田家集或蓋田家磯之聲譌與道士洑爲上下游是爲長江下游第二關鎖亦爲荊州一大戶闔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亘淮南江北數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蘄州出江其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緣魏世金蘭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灌水導源金蘭縣西東陵鄉大蘇山至蓼縣入決水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南距江數百里中隔叢山豈有江水踰岡越嶺至固始之理亦豈有固始水南通大江之理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且往

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魏世嶧家縣距漢世龍西之嶧家數百里華容古在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壽春王莽時治南昌丹陽郡秦治蕪湖後世治丹徒至胡氏渭謬謂漢東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漢自過蘄以後豁然浩瀚其北岸豈有橫插入江關鎖結束之岡陵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蘄州東廣濟西距尋陽九江上游不應尋陽九江反在東陵之上且導山導川凡言至於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淦水至於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豈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旣用劉歆湖漢九水之說而又以東迤者爲南江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

則北會於匯勢必指中江所匯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係一江自分為九差勝於洞庭彭蠡而尚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禹貢以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周秦也

釋道南條三江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其源謂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為一而入海是始分而終合鄭元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岷山居其中為中江水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者聯為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諸人皆以鄭說為蘇說寬為大繆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東會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徐鍇說文注宗之則是同一大江特以三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何涉與彭蠡以下入海之三江何涉甚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本不言禹貢而楊慎據之謂求三江於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同源於蜀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

同注震澤彌不足一則別之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爲
三道北岷江中松江南漸江以各入海是本台而末分
爲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正說者班固地理志桑欽水
疏皆漢時今古文鄭康成注鄭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
之本意如胡渭証班氏以中江盡於震澤而其一則不得地志
江別爲南江也一則班氏言分江之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
禹貢之南江也一則班氏言分江之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
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
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是
又以中江爲南江之支流且以浙江爲南江則誤漸江爲
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爲浙江卽南江者所本也
更與震澤無涉若孔疏中爲浙江卽南江者所本也
流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人海水
道昔如蓋一則更別諸震澤之下流謂自震澤出爲松
江東江婁江皆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旣入底定其文相

連地記此說者亦有正有旁庚闡揚都賦江陸釋文引吳
紀而南宋蔡沈諸人並從之虛謂水利無關經義一則
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全氏祖望又以爲吳松江浙江
唐江爲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爲一江均與禹貢
無涉是三科者北宋時禹迹已湮班鄭不講而孔傳又
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傳自北宋蘇氏書南宋
後承吳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流
三江之云單鐸吳松水利之議國朝講明經學師法
始知執後世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大河
以求九河於是信地志水經所述禹迹謂江分於彭蠡

爲三孔東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得實

顧氏炎武金氏榜錢

氏鼎姚氏龍阮氏元孫氏星衍並從之

然尙有可疑三焉下游以震澤底

定爲主則惟中江易明南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

以江分三道於彭蠡爲主則惟北江易明中江次之而

南江分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鄭元郭璞賈

公彥述之者何曰說經必以經文爲主禹貢岷山導江

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漢東爲北江入於海則並南江爲

三道入海可知地理志申其說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

海揚州川此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爲丹

陽蕪湖西南此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爲丹

陽蕪湖西南

今屬太平府

東至陽羨

今宜興

入海揚州川此言

中江爲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

今池州府貴池縣

首受江

東至餘姚入海

今會稽山陰

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南江

在會稽吳縣南

今長洲常熟吳江地

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

漸江也是爲鄭注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及東迤

者爲南江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爲一

東行至陽羨復分三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三江爲

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

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流而莫知中江南江

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

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於高渚之

胥溪偏宣歙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惟溧水一支尚逕荆溪以達於太湖即永陽江自是三吳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於震澤而以吳松爲南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史記河渠書吳通渠三江五湖正以胥溪爲春秋吳楚舟師要道闔廬所闢實因禹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單錡建議言修

五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墨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洪湖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並非憑空開鑿是中江南江同以蕪湖胥溪注震澤爲東迤會匯之證鄭言東迤者爲南江不須別覓源流蓋中江以大江爲源而南江又以中江震澤爲源也乃漢志別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者水經注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此叙南江原委然分江水由貴

池蕪湖倒流入江無與震澤中隔萬山無繞避震澤而
至海之理惟南江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甯入海者
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
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
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
姚入海通名浙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鄭注之失
抑未之思也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藉分江水爲源
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荆溪
故道五堰匯於震澤由吳松江婁江卽劉河口黃浦江凡松
江以北錢塘江以南受廣德州湖州萬山之水由嘉興

杭州海甯入海者是爲南江以其水平渟涵演不當急
駛故謂之平江路此南江名漸江之明證與錢塘江之
潮水逆流曲折而上名浙江者判然各異浙江山常至
山發源與震澤無涉惟下游赭龕海門海之處會合
爲一故說文浙及漢志及水經注均言江水至會稽餘
姚入海此指漸浙二江相會處言之非指其上游以南
之漸江爲浙江也自北魏石門仁和流寨唐初築海捍
潮於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下海口不會於錢塘江而
漢志酈注之言漸浙會同者亦皆莫審其實駁駁并三
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

曾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言吳越之地
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
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
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
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
在今太平府當
塗縣其地西有今池州甯國二府東
有江甯徽州湖州杭州山陰內地是由蕪湖浮深水
出震澤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道之明證中江與北
江分於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於震澤南江無上
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
庭之爲五渚皆以所受五水口得
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滆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
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苕溪之水由烏

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今分江水故蹟
既無可尋則今日謂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
震澤以潮水震蕩得名苟南江不沛然東注則力
不能敵海潮必至由嘉興直入北江之水尾閘不
壞漲爲斥鹵震澤其尙能底北江之水尾閘不
壅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宜歛金陵諸水貫胥溇
荆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
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於海爲潮水說
文
及虞翻
易注同云潮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
淺狹水激沸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堰以遏中
江之下游不使入震澤築嘉興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

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益徵禹導三江
關震澤之利害故墨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
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
注之於各湖苟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
利荆楚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書言江漢朝宗於海孟
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入江
距海尙遠安得云朝宗於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
而不及濟水乎苟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禹疏九
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
苟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故道非

禹迹乎若謂漢志於中江南江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
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
貢故三著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迹山川綴以禹貢周
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
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
不可以言禹貢之江黃宗羲王鳴盛錢坫全祖望皆號
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以岷江松江錢塘爲三大望之
說至胡渭則更傳會鄭氏以自張漢職而實與蘇氏之
說無以異且謂鄭氏之說非班志之說不學無識真不
足辨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

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於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初學記孔安國鄭康成說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兼明書引此二條本一條先言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沔漢水爲北江蓋古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君以彭蠡爲南江則不當云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爲漢之所匯矣豈彭蠡旣爲北江之委又爲南江之源耶南江不見於經猶西漢水以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沔漢水得名姚氏鼐阮氏元言三江皆主

漢志及鄭注惟疑初學記所引前半條爲誤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共貫源更校正右合彭蠡字爲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
渭洛入河卽不復爲渭洛蜀道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則江漢已合流矣又稱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
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
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
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今無之
因疑末二句爲衍文並謂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屬
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
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

釋道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
渭洛入河卽不復爲渭洛蜀道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則江漢已合流矣又稱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
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
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
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今無之
因疑末二句爲衍文並謂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屬
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
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

漢水又誤以禹時之江漢卽今日合流之江漢中無洲渚又誤以彭蠡爲鄱陽湖在江南不在江北是以重紕疊繆遂至以聖經爲不可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以廓千載之謬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入於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尙未與江合何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洲南有江水右逕謂之驛渚三月以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鄖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

時江水支分之第一證

鄖縣卽黃岡縣蓋鸚鵡洲據漢口之上

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

江心爲洲斷續長數百里江水自鸚鵡洲右逕出樊

口夾青山在中

武昌南岸小坡逕進俗名青山西東長百餘里又鸚鵡洲舊與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間始爲水衝斷無存

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相通此

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潏

口陽羅各湖以東至黃岡皆在鸚鵡洲之北此禹時漢

水所行也至蘄州兩岸忽峽束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

廣濟黃梅爲古尋陽地江復出東陵峽後奔放於潏分

成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

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
百里或五十里此又自鄂渚至尋陽江中洲渚連縣江
漢仍未全會之第二證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綠
桑落洲在今九江府東北大江中鄂陵今武昌縣界
有崢嶸洲蘆洲楊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爲三江遇
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爲三江遇
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五
洲相接卽今蕪水縣界也又寰宇記城隍江五洲在黃
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桑落洲在九江府
東北尋陽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東南九十里與尋陽
分中流江水自鄂陵洲而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
又爲武林洲卽桑落洲之尾也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藝
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當時沙水相間
自必實有其形然既云參差長短則非直至德化之桑
落洲而後洲渚始畧斷江漢始大會匯成彭蠡鄭注所

謂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其地在今彭澤縣北岸宿松
望江太湖各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自皖
江以上至今爲江漲所泛漾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
彭蠡所匯歟晉人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
亦以此爲上下江之扼要也南岸小孤
山北岸彭郎磯彭郎卽彭蠡之音譌是彭蠡至今屬彭
澤縣所轄北岸之地蠡者旋螺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
回旋如螺其後大螺譌大雷亦卽彭蠡之音譌以在北
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言爲者猶濟
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皆水
之自爲而非此水過彼水會彼水之謂也若江以南之

鄱陽則江漢但過之而已可言匯之爲之乎漢九江郡本治江北之尋陽後世始徙治江南之柴桑是古時尋陽九江均在江北江勢自尋陽以東折轉趨北故言東迤北會於匯猗言北會於漢漢爲北江匯於北岸而中江迤北往會之若鄱陽在大江之南江方當南會之何反會於北乎至下游而桑落洲之尾斷者復連如采石磯大江洲中有陳家洲隔爲二於是江漢復分行蕪湖一由東壩出震澤一東下爲揚子江故鄭注言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今日洲渚變遷非復禹貢之舊而山池洲下至蕪湖江面皆闊三十餘里又有楊家洲黃

天蕩白鷺洲皆江水岐分與采石磯之江洲相仿蓋古時各洲在蕪湖以上今時在蕪湖以下東漲則西坍凡古時截江逕渡者今則各隔長洲亘百餘里滄桑變易故江至采石以下南北分流南卽夾江與禹貢之漢陽尋陽事同一轍古時江分於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北中江行江南而中江由蕪湖以入震澤是上游北岸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之右隔以廬山湖可入江江不入湖可言江漢分於鄱陽乎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

渚縣南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跡見於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東爲中江入於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殫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鸕鵂洲著名自古自鄂渚自桑落洲沙水相間爲尋陽九派者蕩然無存於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經之受疑者一尋陽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於江於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於震澤海

塘築而南江不達於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於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漢志六安國安豐之大別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別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天門正當安陸之東南其大月山亦見府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江鄭注每用地說必西漢古書孔傳亦用之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在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於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
由觸陂南回且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
永安得反依西岸之山況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杜注豫章漢東北地名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則吳師不由江而由淮
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東岸而楚師自
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荊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
馬成欲予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
淮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
敗之義陽三關即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若如今之大別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

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而禹貢南入東匯之文更
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出曰沱漢別曰潛今
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汭河又曰白汭河皆取別
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潛浮潛入
漢是南入者爲潛東匯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
際山入江其上游更無分注於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
其誣經者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
江自江漢自漢分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
蠡大別自大別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西岸之翼際
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而凡執今

日之水道者皆不可以治禹貢案隄防考云瀟湘河離
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偶
至惟北河乃其經流夏漲時舟至後湖達瀟湘河應馬
河以入江鳥程范鵠漢口叢談曰漢口鎮在前代一蘆
洲耳即古之鵠鵠洲明時尚未有民居漢水由後湖出
江未逕其前而也迨成化間漢水上游衝開而後湖遂
淤然前後兩水並行向可為泊舟之所後又衝改而漢
口遂盛甲於天下又隄防考曰漢陽之所後又衝改而漢
至郭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餘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
忽於排沙口衝開經通郭師口僅長十里而故道遂淤
崇禎末又將鵠鵠洲斷為二游證之荆河漸次刷無存
靖未斷以前上游證之荆河漸次刷無存源案江漢變
州本在江心今洲與揚子橋證之揚子江舊濶四十里
江縣治江洲大江分陸遂與揚州泰興接壤矣黃天蕩
湧積北江竟成大江巨險今則中亘大洲多有田廬占
廣數十里為一大江可航矣江乘即今龍潭舊為六朝津
面三分之二一葦可航矣江乘即今龍潭舊為六朝津
渡今盡化洲田去江二十餘里矣以此推之則昔日汀

漢分流之處其鵠鵠洲亦如瓜洲清江之舊亘江中表
長百十里江水分流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
相似而今日之漢口鎮市舊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
如今日之北岸漢口鎮市舊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
譚昔日之瓜洲靖江黃天蕩沉以譚其山一池且過城
乎又考漢陽府志大江環抱沉以譚其山一池且過城
為陽湖諸湖接太湖一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
黃蓬湖山新灘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為陽湖諸湖接太湖
口出江此皆漢水滌匯江支自沔陽播為陽湖諸湖接太
江盛則逆漲而人於各港皆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
勢也案此可為古時漢游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並
未入江之明證

漢書地理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
道卽禹貢之潏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
縣卽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
蟠冢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
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
沔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羌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蟠冢縣以爲東漢
正距隴西蟠冢三四百里且謂禹貢
岷山既藝屬梁不屬雍且斥漢志隴西蟠冢之誤然沔
既漢之正源禹貢何止言導潏爲漢反不及沔者何

釋道南條潏沔

問蟠冢導潏東流爲漢地理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
道卽禹貢之潏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
縣卽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
蟠冢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
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
沔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羌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蟠冢縣以爲東漢
正距隴西蟠冢三四百里且謂禹貢
岷山既藝屬梁不屬雍且斥漢志隴西蟠冢之誤然沔
既漢之正源禹貢何止言導潏爲漢反不及沔者何

曰東西兩漢始異中合而末復分後人致誤有二一則不知其中曾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水遂疑上源之枯絕二則不知縣谷之潛水即廣元龍洞也杜甫詩縣谷原通漢為漾水正流會沔之道而以爲沔水支分入潛之道遂疑漾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而證明之水經注沔水篇引山海經漢出鮒鰌山鮒鰌即嶓冢同聲假借又東北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關城即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南流入西漢水胡渭曰唐分縣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羗州之金牛驛有通溪上承漾水即獻水口也是即漾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

之明證

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

嘉定錢氏站于乾隆間曾奉檄秦

隴親至嶓冢知有東西二源東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然無解于酈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西漢水之說則但稱山坂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沔相接之地以釋衆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沔相通在廣元之龍洞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今廣元縣隋改曰墊江即西水鄭康成書注縣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爲沔之入潛不言潛之入沔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漢葭萌今廣元地與水經注漾水合西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皆可為潛水會沔

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岷冢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沔陽西界卽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沔故西漢上游卽東漢之上游正猶漾旣會沔之後沔水下游卽東漢之下游長于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沔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土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江伏流數十里經第二洞至此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沔相通

端在于此故古今以西口爲第一洞而東口爲第三洞則首尾秩然可見禹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爲第三洞出口爲第一洞首尾倒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于東漢漾可注沔沔不能注漾蓋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源委西漢爲漾之別不爲沔之別也況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魚復大江爲荊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山之險今則淺塞不通于江襄斜二水支灌于彭嶺爲自沔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湖南辰州之大西山豫章之龍虎

山閩之武夷山岸壁至今留有木柱桔槔白鼃牀等物
高二三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上古巢居遺迹
蓋上古山谷未開高于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去
僅存巢穴遂指爲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
之明證至若邗溝之水昔自江高于淮今則淮高于江
是以從北至南變派流爲順流尤潛沔今昔異形之切
證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淮受江水
江不受淮又李翱南來錄從高郵派流百里而至廣
陵是唐時尚潛江沔陽之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
此入漢是江之沱卽漢之潛枝分互受尙無主客況漾
沔山谷灌輸之水漲落無恒乎或曰漾水旣由西漢分

流潛行會沔則何不名東漢爲潛而反以潛名西漢
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岩渠水之故
卽今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郡注指爲入西漢之
潛水是潛在下流與東漢上源無涉況爾雅水出江爲
沱漢別爲潛不言伏而復出爲潛也西漢旣從漾水分
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荆州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
名豈荆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又考禹貢諸水皆始
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沅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河漢
水則又名漾名沔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江非
以二水伏見不常異于他水乎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

書王德 卷五 望
沔之本通可以知岷冢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之皆可
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荆山
鄭注謂是夏水酈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爲者明
非他水決入蓋漢沔以下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
特書于經者何曰滄浪乃襄字之反切猶不聿之謂筆
楚人至今概呼漢水曰襄水卽滄浪之水耳樂史曰荆
楚之地凡水冒陵阜而過者皆呼爲襄本無定地故陸
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
潰決歲歲潦旣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沔陽
皆瀕經流大潰隨地異名非關外水故酈注言纏絡鄢

鄢地連紀郡皆滄浪之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道南條淮水

問淮爲四瀆古不相通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
溝通江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達之江以
邦溝爲禹迹者何墨子言昔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
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是不獨明言淮有通江
之道且明言中江入震澤之道或據泗州志載洪澤湖
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淮水逕天長下
江沈括以爲禹時泄淮故道宋熙寧中嘗遣使求之明
代及本朝屢議疏通未果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
貢道必沿江海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

嘗躬勘并無其跡須由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有深六七八丈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何人爲此鑿空之誕說蓋盱眙老子山爲禹治淮水鎖支吾祁水怪之處故有聖人山之名後人遂展轉傳會爲禹王河豈知百聞不如一見乎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沂淮而後至泗口以入泗泗口一名清口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祇五六百里沿岸而行無風濤巨險此後世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則吳之邢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淮注江其時地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

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道不勝戰艦左傳公會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國語黃池之役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邢溝可通則餘皇戈船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遶海道以沂淮乎不寧惟是卽唐時高郵至廣陵百餘里尙須沂流而上見于李翱南來錄其時邢江之水尙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況春秋戰國故知夫差告周所謂余沿江沂淮者卽揚州沿于江海之貢道若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者此則自淮通濟之道與自江通淮本屬二事烏得傳會爲黃池舟師所行乎

春秋吳越江舟尚不入淮更何問禹迹乎然則墨子所謂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高寶湖太湖而言之合彭蠡巢湖而爲五惟嘉定錢詹事大昕曰孟子所言排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斷無江淮上游可通之理也斯通儒之論歟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爲繩水一名黑水卽金沙江次爲若水卽鴉龍江又次爲岷江凡水以最遠爲正源而禹貢叙江源舍遠取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以黑水爲梁州南界蓋金沙江名麗名瀘皆取驪盧黑義爲入滇必由之道卽諸葛亮五月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黑水之源也

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麗水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

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卽黃帝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上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冲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

水故漢志言若水入繩自以金沙江爲正源金沙江出
西藏未入雲南以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永
定武定三府至四川境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叙州
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千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
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爲昌意所居不得謂非內
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瀘水以上
瘴重難入湍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湍水于成都利
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卽以岷爲江源猶河非以積
石爲源也知金沙爲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
出葱嶺之南同源于崑崙

崑崙卽葱嶺也非河源長江源短矣

然金沙江爲滇蜀要道鉅石亘塞不通舟楫實不可強
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論雲貴
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川瀘
州爲運銅運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計行舟不必勘
估外自東川小江口起至四川屏山縣之新開灘止計
千三百二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厰百五十里雖崎
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化險爲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
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上游吳公嶺等十五灘水勢
尤險議從陸轉搬過北岸再下船雖奏請開濬旋不成
而中止乃師氏範作滇繫于此江再三言之鑿鑿謂滇

銅運京歲費距萬若開通此江可省陸運夫馬費之半
即可抵工程之用功不在禹下豈知金沙江之不可通
運猶底柱三門之不可通漕且亂石礪礪有百倍此者
謂禹功所施不如書生坐論乎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

索隱注曰雲土夢二澤名

又引韋昭漢書

音義亦作雲土

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

是史漢

舊本皆以雲土夢爲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

古後始用僞孔之本以改史漢而訓爲雲夢之土

段氏王裁

古文尙書撰異

宋儒因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近儒段氏王裁

亦以雲夢爲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夢爲俗本甚且

以雲夢爲古文雲土夢爲今文者何曰段氏校史漢孔

傳本異同甚核惟于尙書經師家灋不明專據馬鄭本

爲真古文因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爲今文此

條知史記作雲土夢同于漢書則肌度馬鄭本當不同
于史記而同于僞孔遂以作雲夢者爲古文重紕馳繆
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名卽地理志江夏之雲杜亦卽
楚語之雲連徒洲皆同聲假借單言之曰雲長言之曰
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不
注數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爲古文本而望文立義
以土爲高邱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
作以是爲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王氏炎蔡氏沉王
氏鳴盛說並同
豈有江南之卑濕反高于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
謂必加土于作又之上者大槩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

十數之四皆地兼水土故大槩旣瀦震澤底定皆自水
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旣作雲土夢作又皆自土言而
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古者藪澤所占
極廣皆瀦于夏秋涸于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楚田于
孟諸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榮澤鄭楚田于江南之
夢其事皆在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
不詞于例自亂其繆二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
可兼雲從無江南江北之別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夢而言邲夫人生子文使棄諸
夢中邲子田見之邲都今江北安陸縣豈有涉五百里

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皆謂之夢又吳師入郢楚子涉睢濟江

睢即沮水也涉睢是西奔濟江乃南渡

入于雲中

盜攻之遂奔郢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奔郢西走自睢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之郢隨是江南亦可謂雲今以土為水土遂分雲與夢為二又分江北為雲江南為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邠夫人諱其生子故使人打漿渡江而奔諸夢地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澤迷方一字亡羊千岐觸露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

今江南石首江北監利皆其地

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

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

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上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

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

雲杜今京山縣州陵今沔陽州池

陽今漢陽縣

是則苞川亘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

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貢皆以是藪為金木竹箭羽毛

齒革麟介之所匯焉自作又以來陵谷代遷墾田涸陸

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鍾于洞庭于是五湖五渚始

見于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而不知

置雲夢于何地況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

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繆四至偽孔傳以雲夢為江

南之澤益無譏焉

釋禹錫元圭

問元圭之錫史記夏本紀曰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此古文家說未見其爲天錫而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又御覽皇天部引尚書旋機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是則今文家說以元圭爲上帝之錫矣考禹號曰文命堯典受命文祖先儒說文祖爲明堂祀五帝之所則文命卽天命矣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河中龍馬所負之圖尙爾天錫何元圭之不可錫乎惟有是天命故能鼎鑄神姦役使童律鎖支祁于

淮中鎮息壤于江潁夫是之謂神禹

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洛水東南有扶風鄂北龍門山在北襄德
入渭按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
入美陽禹貢岐山
渭美陽禹貢岐山
文以爲敦物弘農郡盧氏水出東北入雒新安水在東
皆在縣東
南入雒
雒入雒
又東至瑗
槐入海
漳水所出東屯留桑欽言終水出
至鄴入清漳
大河內郡山陽在東北
河內郡山陽在東北
壑王在西北
河南郡穀成禹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附錄

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襄德

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洛水東南有扶風鄂北龍門山在北襄德

入渭按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

入美陽禹貢岐山

渭美陽禹貢岐山

文以爲敦物弘農郡盧氏水出東北入雒新安水在東

皆在縣東

南入雒

雒入雒

又東至瑗

槐入海

漳水所出東屯留桑欽言終水出

至鄴入清漳

大河內郡山陽在東北

河內郡山陽在東北

壑王在西北

河南郡穀成禹

潯水出晉亭東郡東武陽禹治潯水東北潯水入海
北東南入雒中岳古文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
以太室山是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
以密高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
東南至淮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入江東江夏郡竟陵大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安陸
入江東江夏郡竟陵大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安陸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安陸
文以為內安陸
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鉅璽大璽澤濟陰郡禹貢荷澤
東定陶禹貢陶丘亭成陽禹貢雷澤乘氏禹貢陶丘亭
鉅鹿郡鉅鹿禹貢陶丘亭成陽禹貢雷澤乘氏禹貢陶丘亭
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貢平原郡禹貢雷澤乘氏禹貢陶丘亭
水所泰山郡博嶧山在西北禹貢平原郡禹貢雷澤乘氏禹貢陶丘亭
出所泰山郡博嶧山在西北禹貢平原郡禹貢雷澤乘氏禹貢陶丘亭

入潯水出晉亭東郡東武陽禹治潯水東北潯水入海
南入潯水出晉亭東郡東武陽禹治潯水東北潯水入海
山汶水所出東至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至安丘入維水所出東至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為嶧祝其山在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陽貢三江毗陵東入海丹陽郡石城禹貢陶丘亭
之一也禹貢三江毗陵東入海丹陽郡石城禹貢陶丘亭
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按北江江南豫章郡彭
澤禹貢彭蠡歷陵古文以為傳易川在南漢中郡安陽
水出西南入漢按此疑水經蜀郡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
之潯水禹貢梁州之潛水也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
海郛禹貢江沱在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武都郡武都禹貢陶丘亭
夏謂之貢隴西郡氏道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水入江隴西郡氏道禹貢維水北東海郡下邳禹貢陶丘亭

西南渭水所出東臨洮禹貢西嶺禹貢嶓冢山西漢
至船司空入河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縣西西南羌中河水行塞
江州入江金城郡河關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
澤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居延居延澤在東
流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北地郡歸德水
出北嶺夷中入河按河當作渭此即左右北平郡驪
山揭襄德之洛水也此言其原彼言其委禹貢盟諸
成在縣西南信都國信都禹貢絳水入海梁國睢陽禹貢東北
魯國下方與入沛按沛當是沛誤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
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水經注載禹貢山水澤地記附錄

嵩高為中嶽在潁州陽城縣西北泰山為東嶽在泰
安博縣西北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華山
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
東南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東
垣曲縣東北也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恒山為
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榆縣
南水中也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大嶽山在
河東永安縣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
在河東皮氏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汧
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
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 嶓冢山
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烏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
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
北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
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
冀縣南 岷山在蜀郡氐道西 嶓冢山在弘農盧
氏縣南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
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

崧高是也 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
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
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曆陵
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 中江在丹陽蕪湖
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
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
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陶丘在濟陰定
陶縣之西南 荷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
縣西北 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蒙山在泰山蒙陰

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城皋縣北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印縣北沱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世五終

書古微卷六

甘誓篇發微

邵陽魏源著

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其子故伐啟啟亡之此今文家誼以經文考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案書大傳曰三正者正色三而復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宋均注會文嘉曰三正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曰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

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故夏啟數有扈之罪曰
怠棄三正謂不守三統迭王之義而思自僭號也有扈
但見唐虞官天下禪賢不傳子欲責夏以不師唐虞不
知上古黃帝傳千三百年子孫十四世顓頊五百年傳
九世少昊四百年傳八世帝嚳三百五十年傳十世自
古繼統者皆有家而無官開創者皆有征誅而無禪讓
安得少見多怪妄思角立此史記淮南之說不可易也
且有扈氏自恃禹庶子以爭兄國豈敢不當王而庶子
當王乎此誓與周公征管蔡同名正言順無可議者至
傳說傳會則有推之啟以前者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

曰日中吾與有扈爭一旦之命莊子人間世篇禹攻有扈
氏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曰禹攻夏魏屈驚有扈以行
其教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
於是修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又有移諸啟以後者呂
覽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則更
在仲康之後少康之前傳聞異詞與書尤相矛盾夫禹
功告成舜薦于天攝政十七載禹末年復薦益益避于
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安得禹時卽有不服之諸侯三陳不勝退而脩德之陋
事乎況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義正詞嚴安有所謂爭一旦之命及不勝引退久而後服之事乎淮南謂有扈爲義而亡已爲無識況呂覽等乎古書皆在竹帛不得家置一編惟憑口授故每述一事人各一詞要惟以經文爲斷耳易象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及大橫庚子爲天王夏啟以先皆當初占卜得此兆古者國有大事必康于卜卜而驗則傳爲盛事而繫之易占耳惟少請中興續禹之績祀夏配天何以無一書曰五子之過卽紀少康之書但有其目而佚其文耳帝王世紀仲康崩子相立相卽位夏

衰后羿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鄩氏

以上世紀

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後漢

書

羿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寒浞殺之囚羿室

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遂滅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

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

澆臣

逃奔有虞爲之庖

正虞思

有虞國之君

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虞邑

有田一

成有衆

夏之臣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伯靡

夏之臣

出奔有鬲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

康復使女艾伐過殺澆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

邑

以上左傳較世紀及楚詞王逸注及紀年所載爲尤詳

自太康失德夷始畔夏

后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

于門獻其舞樂

後漢書

五子卽五觀亦作武觀皆啟子仲

康之弟歌卽過字之聲譌兩言之過兩次逃難往過地

也書止有典謨誓誥訓命六體從無歌體僞古文之可

笑未有甚于是篇者蓋用原序過字則書必有事實何

從作僞惟改作歌而後可空言敷衍近日段江孫三君

注本雖皆知當作之過而尙疑歌是假借豈知僞孔凡

改乎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至周時杞已衰微非宋之

比文獻雖無可徵然左氏述羿浞澆傾危之迹虞思相

靡匡救之忠合之書序已足當少康本紀是五子之過

一叙雖其書不傳實爲太康失位少康中興之張本孰

謂無少康之書乎問禹功在萬世至今猶懷明德何以

啟後卽爲太康仲康及相相爲羿篡后緜逃仍不絕如

綫而少康以後直至癸桀並無賢聖六七作之君亦無

卜世七百年之阼反不若商周者何曰唐虞商均一世

尙不能下逮何況世德作求天之報聖人者或不在是

抑或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後王稷至太王千餘載數十

世而周始興興愈遲者阼愈久天道不可得聞姑存其

說而已至妣姓分封用國爲氏故夏后氏外有有扈氏

斟鄩氏杞氏戡氏戈氏又少康封少子于越並見史記
杞世家越世家

商書七篇

湯誓序發微

並改三
亳都

問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作
湯誓僞孔傳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在河曲
之南湯師從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近日金氏鶚禮說
據汲冢紀年不都安邑而都河南並據孔疏謂鳴條在
安邑之東爲今陳留地以糾正僞孔傳繞出桀西乘其
不意之說兵形地勢判然不同者何曰以升陟爲繞出
桀西險薄不倫金氏欲糾正僞孔傳繞出不意之說而
不知先蹈僞孔傳湯都東方之失皆由誤讀帝告釐沃

之序也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爲戰國商於之地今
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
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爲
元王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從此升陬渡河
孔疏陬是山阜之地在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陬而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戰鳴條薄安
邑抵三朥皆自西而東形勢厯然此尙書最古之誼自
僞孔傳謂湯從相土之商邱遷偃師之景亳爲從先王
帝嚳之居契父於是亳在安邑之東不得不謂迂道險
阻出桀不意而金氏又改桀都河南洛陽以文其失請

列入證以闢之書傳惟言相土居商邱乃帝嚳孫也而
嚳都何處并無明文皇覽稱帝嚳冢在東郡濮陽爲今
河北濬縣非河南之偃師何得以偃師爲嚳都國語元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契至湯正十四世荀子成相篇契元王
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書序以湯復契都商州爲
從先王居無緣降嚳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子之誼是
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
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誼證一也湯以前八遷不可考可
考者一爲契所遷之蕃見水經注爲今華州渭水篇注
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又世本契居一爲昭明所居之砥
蕃注云在鄭西卽緡城今華州也

石

見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陝州

皆在西方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

以北聽其遷湯伐桀時盡復先業受小大共球奄有四

方始渡河伐韋顧昆吾伐夏故升嘯戰鳴條皆在安邑

之西

震宇記雷首山卽陝山湯伐夏所升也

乃師行所必由以東征西怨

俟我后后來其蘇之日何待迂行詭道出其不意屢以

慙德誣聖豈奉天伐罪仁者無敵之師證二也史記湯

歸至泰卷陶中囂作誥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

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于商亳若景亳

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于東且湯聘

妃有莘聘尹莘野皆在洽陽渭渰擊柝相聞若湯都商

邱都偃師距莘皆千餘里中隔數國無緣遠聘證三

尚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

商頌疏引維予命

尚書中候云

天乙在亳諸鄰國繼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

藝文類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爲商州舊

名故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

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西亳社有三社主之祠說文亳

爲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居亳地者故自稱祖號

證四也

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亳御覽皇王部引韓詩內傳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于微

今扶風微附是也其地縱非天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

乙之陵亦必後裔亳王之蹟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考桀都

安邑在今解州河環其西南東三面而受濟水于懷慶正在其左地理志上黨郡壺縣有羊腸在安邑北而洛陽同州皆在畿輔是為伊闕峙其南太華峙其右至汲冢紀年桀始居斟鄩夏同姓國漢北海郡平壽故城今山東萊州府濰縣地十三年遷于河南古無以河南名地者蓋河內之譌而金氏據此為桀都洛陽之證考洛陽東以成臯為阻不以河濟為阻且國語伯陽父言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注言禹都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地伊洛皆經其北入河故以下夏之存亡苟桀都洛陽韋昭何為舍桀溯禹故知桀都河內決非河南證五也書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

之遂伐三朶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彭姓顧昆吾皆已姓三國黨惡于桀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考三朶為周之曹國今定陶水經濟水注昆吾為周之舊許國今河南許州左傳昭十二年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宅孔疏許既南遷故云舊許其地此時屬衛哀金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是也氏據史記桀敗走鳴條之語知鳴條非桀都并以舜陟方乃死卒于鳴條東夷之人為證無論書序湯戰鳴條在勝夏遷社之前則鳴條自當在安邑之西距舜都蒲坂二百餘里故為近畿巡省之地其所卒之鳴條或謂即皇甫謐所謂安邑之鳴條或謂舜崩蒼梧見于檀弓

史記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與禹葬會稽同義故曰東夷之人但非桀所戰之鳴條自在南巢放地也湯師自太華之陽渡河升陲以敗桀于安邑桀走渡河東依昆吾于鳴條又走依三朶正符湯師自西乘勝東追之事若湯都商邱偃師更在鳴條昆吾之東興師西向則桀敗當走西湯師亦當西追何反愈走愈東直至南巢今廬州府巢縣且平原曠衍何得有升陲之事金氏不能指實陲地可謂詞窮盾陷證六也書序曰湯與桀戰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夫太社王社皆在安邑國都湯既勝夏於安邑桀尚

擁眾東行故尚未可遽屋其社若湯從東來桀東出拒戰敗于鳴條距洛陽之都尚七八百里距安邑之都千餘里湯尚未至夏都何由欲先遷其社金氏于此不措一詞證七也皇甫謐又據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寧陵之葛鄉則亳理不得遠故以南亳穀熟為湯舊都尚書疏無論長葛繻葛地多同名何處不可傳會且契至湯八遷湯初不常厥邑初征雖自葛始至十一征無敵于天下豈尚始終皆繞葛國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而至湯僅以七十里起則國嘗中微相土何以東遷商邱箋言其入為王宮出長侯國殆因此改封畿內然詩言昔在中葉有震且湯起相土故業毛傳訓業為危正謂中葉削弱之事

墟伐葛伐韋伐顧初年用兵或在山東河北

韋卽豕韋今衛輝府

之滑縣顧卽魯哀公監齊邾之地在今曹州

范縣至偽汲冢紀年克顧之年皆不可信

于夏臺旣而釋之諸侯來朝者六國

書大傳

漢南諸侯聞

而歸者四十國

呂覽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自汝漢闢地

益西三分有二遂復居于元王始封之商州受小大共

球已將朝諸侯有天下故書序特存帝告釐沃以著成

湯受命之本豈得以初年鄰葛之事疑中年從先王居

之事證八也

帝告釐沃者疑述上帝眷顧以告戒臣下史記作帝詰

商頌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旣有天下始以商邑翼翼爲四

方之極

此指景亳偃師而言

明伐桀以前未能正域四方至伊尹

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謂夏在亳西此有天

下後分建三亳之詞蓋徙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于

商邱仍西亳于商州各設尹以治之與景亳相輔是爲

邦畿千里故亳訓爲大與京同誼若僅以距偃師百十

里之地分爲三亳

立政三亳既尹鄭注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爲三亳降谷卽新安之函谷

關或分商邱四十里爲南北二亳而反廢初年從先王

居之古亳以忘王業所由興則是周棄豐鎬漢棄豐沛

南陽唐棄晉陽皆本撥中衰之勢豈開基創業所宜有

乃閻氏若據謂伊尹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與商邱

連界而去偃師八百里伊尹旣總已聽政於偃師又焉

能常訓太甲于桐因力主湯都商邱之毫不知三代建都皆在河洛中央禹都陽城湯都偃師武王營維邑三都相去皆不過百餘里故度邑解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望嶽鄙瞻顧有河粵瞻洛伊而商頌亦曰景員維河惟偃師偃潁孟津足以當之夏商河皆自大伾北出冀州豈有古河逕歸德商邱間者哉毛傳釋景員爲大均謂可均四方之道里若不居中土河洛安能均馭四方哉劉向云殷湯無葬處然知放桐所在則知湯陵所在且太甲在桐自必妙簡保傳豈必尹舍總已之任而朝夕親訓于南毫哉後世圯河五遷盤

庚復遷景毫以從成湯之舊故其書有適于山將復我高祖之德正以景毫依山負河湯所經營勝于商邱邢相庠衍之毫若湯都商邱何得有適于山多於前功之語耶故知東毫則知初年征葛征韋顧之形勢知西毫則知中年升陞克夏邑遷夏社文條之形勢知景毫則知有天下後員河適山正域四方之形勢而後可以盡釋僞孔傳之誣通書大序從先王居之誼

湯誓佚文
論語所引與墨子湯誓同文孔安國
謂伐桀告天之詞今輯于誓師之前

湯誓佚文

論語所引與墨子湯誓同文孔安國謂伐桀告天之詞今輯于誓師之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此書序也

維某年月日湯上祭于亳王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

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論語注

天之文殷性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牲墨子引湯誓其

詞若此又國語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在余一人江氏聲以此文附于湯誓之末但

誓未予其辜戮女罔有攸赦誓文已完不應復有佚文

當在誓衆之前蓋古者出師必先祭告天地而後誓衆

如太誓武王先上祭于畢又大雅棫樸及皇矣詩是類

是禡說者謂文王先郊天而後發崇司馬法亦有將用

師必告于皇天上帝禱于后土山川冢社造于先王之

語是湯誓伐桀必有告天之詞書經秦火止存誓師之

文佚其告天之詞故孔安國注論語據墨子知爲湯誓

而偽孔傳乃以此文入之湯誥其非孔安國本明矣 聿

或曰今本墨子此文作湯誥不作湯誓說詳下篇

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湯誓當在簡在帝心

偽古文以入湯誥其失同上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此下三舉天命以誓眾明

誓在告天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再舉天命以誓眾也史記殷本紀予惟聞汝眾言二

每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今此史記兩行與尚書

互例各二十二字劉歆移博士書曰得此逸禮逸書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開編今此湯誓文倒兩

行正開編之證亦猶無逸篇大甲祖甲今古岐也

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

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是時伊尹仕于夏

間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

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去無日桀憮然

歎啞然笑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伊

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韓詩外傳均述此事此是桀

平日以日自比殷

爾毋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鄭氏謂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

子孫引周禮其奴男入于皐隸女

子入于春藁以證從坐之法江氏聲謂周禮司厲職謂

當身而沒為奴者男女以僇辱之非子孫從坐也此孥

字當為奴鄭注漢世習

見秦法不可以釋經

商書
卷一
三

湯誥補亡

前半見史記殷本紀後半即論語所引
或以爲湯誓或謂墨子引作湯說片湯
誓本無佚文當入湯誥之末
今分輯爲二篇以備朱釋

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
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
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
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
予有狀言蚩尤擾亂百姓帝乃震怒弗賜予土地以蚩
尤罪狀昭著也此湯以黃帝征蚩尤譬已之征
夏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述先
王訓

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在國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聿求元聖以下
十四字論語所引無之見墨子尚賢篇作湯誓然湯誓
無闕文而帝臣不蔽以下正當有此文義乃足蓋論語
括述其文不全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毋以
爾萬方論語引止此或以為湯誓不云湯誓然誓止三
車而誥則萬方所同今此文似誥體不似誓體
且湯誓始則戒眾末乃要之以刑首尾完具何由闕佚
至諸子引誥為誓或隨文便故墨子又稱此文為湯說
今分輯屬于二篇各存其說蓋王者出師必先祭告于
天而後誓祭如太誓武王上祭于畢然後誓師又司馬
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
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征師于諸
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師至某國是伐國
必告天之明證湯之伐桀也史臣錄其告天之誥與誓

師之詞孔子敘之于書秦火後誓存誥缺引者遂以
為誓幸賴史遷問故孔安國得見殘篇今合之所缺無
幾矣至呂覽稱湯伐夏歸後五載禱桑林之旱
亦有此數語則告天罪已同詞不必以彼疑此

附墨子非攻下篇引商書一則

夏王桀此下舊有大有誥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

穀焦死鬼呼國鵲鳴十夕餘天有誥命四字舊讀

于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曰夏德大亂子

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予必使汝堪之此神

帝誥命詞也堪猶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

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閒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此神再述天

子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開西北之
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薄亳通薦章天命
通于四方案此雖非尚書而殷人尚鬼文詞古質在墨子之前必佚書之類姑附以備考

盤庚篇發微

商書第三篇

問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
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民咨怨作盤
庚三篇鄭注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
盤庚爲臣時事下二篇是盤庚爲君時事五遷者商邱
毫囂相耿爲五邦漢地理志河東皮氏縣耿鄉史記正義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有耿城故耿國案耿今絳州河津縣地此東漢古文爲自西河之耿而遷于河
南之殷也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舊解皆謂自商邱遷洛之偃師復帝嚳之墟辨詳下篇帝中丁遷於隳索隱隳亦作囂正義殷時教地卽滎陽在

鄭州鄭州在相州內黃縣東南河亶甲居相正義括地志故殷城祖乙遷于邢

通典邢州古祖乙遷於邢卽此地亦春秋時邢國滅于狄齊桓遷之今順德府邢臺縣盤庚時殷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西漢古文爲

自河北之邢而遷於河南之殷也耿邢東西相去千餘

里圯遷二文又相刺繆且同一古文說而判然燕越雖

諸家調停其說或謂邢卽是耿史記正義或謂圯于相遷于

耿傳或謂圯于耿遷于邢邵氏皇極經世任肫附會無一左

證者何書疏又引汲冢古文盤庚遷于殷殷在鄴南二

十里東哲謂壁中古文書序作盤庚將宅殷不云治毫

殷以申殷在河北之說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應

劭謂在湯陰界卽汲冢古文盤庚所遷之殷非毫非朝

歌近日桐城姚氏鼐力主其說且據揚雄州箴盤庚北

遷牧野是宅以證殷在河南自盤庚遷後終殷世不復

遷并以武丁自河徂亳爲卽位後祭于湯廟之事盡斥

史記殷本記書序將治亳殷之妄者何曰馬鄭所據圯

于耿之書序乃衛宏所造之古文本非馬遷所受安國

度于邢之古文本也東哲所稱將始宅殷之書序託于

壁中古本尤無稽之談兩漢今古文家所未見者也信

衛宏束皙必不信史遷安國而後可且古今河患皆在

大伾以東下游土疏平衍之地若孟津以上水深岸峭

土堅自夏至今數千年從無潰決況河津之耿偏處龍門兩崖壁立安有圯壞城邑之事其不可通者一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盤庚遷殷皆因遷都作誥若祖乙圯耿不遷何用作書鄭氏曲申之爲修德禦災故錄其書之說則唐堯之德豈讓祖乙何不以德禦鴻水而必亟咨疏道且書序旣嘉祖乙之不遷卽不當錄前後諸君之屢遷進退無據其不可通者二張守節謂邢耿同字然通耿于邢可也今反通邢于耿移下游河患之邢臺于上游無河患之耿地不可也況謂圯于相遷于耿圯于耿遷于邢與史記馬鄭說無一合與今古文序

無一合其不可通者三至鄴南河北之殷墟在相安陽界內距河亶甲所居之相僅百餘里蓋盤庚後王所遷故武丁又自河北而徂亳晉人誤以殷後王之都爲盤庚之都不但與書序亳殷不合且與經文涉河適山復高祖之義不合姚氏并以盤庚所遷之殷爲卽朝歌之殷而不能言自何處遷至若由耿邢河北之地仍遷河北可言涉河適山乎可言復高祖之業乎其不可通者四然則當如之何曰從史記古文說而已證禹河故道者莫切於殷都禹河自大伾山折而東北初行相州安陽內黃之間卽河亶甲所居之相有故殷城

通典元和志並同

有黃澤方數十里環之以隄卽禹河所經河去水鍾爲

澤水經

故祖乙避相之圯而遷則禹河初經相州內黃

之明證也自此而北則爲鄴東故大河所謂洹水南殷
墟者在安陽界距內黃不過百餘里別是盤庚後王渡
河所遷之殷則禹河經臨漳東之明證也自此東北歷
成安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降水卽漳水自後漳河卽
禹河故道漳水逕鉅鹿縣境而爲大陸澤殷祖乙所遷
之邢在焉卽今順德府之邢臺是禹河行鉅鹿邢州東
之明證也其後邢又圯于河盤庚始去邢而遷于河南
之亳殷蓋殷世邦畿千里中葉以後表于東北而縮于

西方其商州西亳久已委之戎羌壺關以西卽非畿內
故西伯得以戡紂而數世播遷皆不出河北河南之境
乃謂龍門西河曾有殷都且不圯于大伾以下而圯于
三門以上此理所必無者也凡賢聖之君欲朝諸侯而
運諸掌必據中原形勢之地故盤庚自邢遷亳殷武丁
又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國語皆去河北
而都中州盤庚旣沒其後王卽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殷
其地去夏甲之相州不遠故史不書武丁旣沒其孫武乙又去亳而遷于
河北之朝歌至紂遂亡其國蓋以形勢則邢相偏僻不
如河洛之膏腴以土地則亳殷磽瘠不如河北之沃饒

英主務攬全樞中主惟耽安逸若果祖乙居耿踞上游以臨天下且介平陽蒲坂安邑諸都之間盤庚何必舍之而適亳殷此又理之必無者也今黃河桑乾河滹沱河漳河決口所過之地膏腴倍舊畝收數鍾俗號爲鋪金地且東決則西淤南決則北淤漢武時河決瓠子丞相田蚡食邑鄒在河北岸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舊邑收多乃言于上曰河決殆天意非人力可強故決口久不塞是小民蕩析離居之患正豪族爭占膏腴之利也不遷都去邢則不能奪世族采邑公田豪占之利散均于小民若絳州耿地既無河患又堯舜故都憂深思遠安有風俗

奢淫之事而必去之惟恐不速此又理之必無者也考之經文其隱言圯河者曰重我民無盡劉曰天降大虐曰罔知天之斷命其顯言圯河者曰恐沈于衆曰惟胥以沈曰蕩析離居其言世族貪利者曰總于貨寶曰具乃貝玉然則盤庚遷殷不爲圯河則已爲圯河則必在下游河北之邢而不在上游西河之耿不爲風俗豪侈則已爲風俗豪侈則必在下游瀕河與民爭利之邢而不在上游瀕河無害無利之耿尤不當在無稽無證之南殷而遷於無山無高祖之北殷請以斷衛宏馬鄭東哲古文鄉壁虛造之失而申史遷安國古文之誼

盤庚上篇率籲衆慙出矢言以下至底綏四方以上皆敘殷人不願遷之詞非誥語也自盤庚敷于民以下始敘盤庚之誥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曰其奈何此皆不願遷者之言謂先王祖乙去相來邢重我民生無盡虔劉于水曾稽之卜曰河水無能如我何也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詞也首篇新邑邢也殷民詞也不然中篇方云盤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豈有首篇未遷之始卽云茲新邑曰既爰宅于茲乎豈有盤庚未敷于民未命衆悉至庭之前卽於宮中無人之地自出矢言乎故知上篇永我命于茲新邑

決非亳殷而爲邢都矣鄭武公遷新鄭以後其子孫世稱爲新鄭晉去故絳以後世世稱新田爲新絳此歷代稱新舊都之恒詞何不可以例祖乙之邢乎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矧曰其克復成湯之亳殷乎顛木厥根不移率生由枿烏知天不永我命于茲邢邑乎自僞孔傳蔡傳均以篇首卽盤庚誓詞故所釋全與經義相反至風俗貪侈由占河徙膏腴之產而不顧小民蕩析之惑民專其害世族昌其利並非二事鄭孔以來並以圯河與風俗爲二彌與經誼不貫故無論之以正馬鄭不考地勢私造古文之弊又按昔人議盤庚誥曲檠牙者

以弔由靈藉口不知此訓詁句讀之謬非經之詰曲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句曲靈格非句敢違卜用宏茲
賁句弔乃弔字古叔字近弔凡書傳所稱昊天不弔及
若之何不弔皆奈何不淑之謂也此盤庚言肆予冲人
非廢衆王淑謀不用也靈訓善言于謀之善者則由之
非者則格之敢必使人謀與卜筮相合其敢違卜用而
宏茲賁大之功乎自弔失俶誼格存各旁又譌其句讀
何怪讀經者之弊牙乎是若今文尙書今予其敷心優
賢揚歷而馬鄭本譌爲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此則今古
文之雅俗不辨而明者

高宗彤日發微上

商書第四篇

問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馬融注昵謂禰廟王肅
亦曰高宗豐于禰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僞孔傳亦
以昵爲近廟考史記書序及伏生大傳并謂高宗祭成
湯明日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懼夫繹祭太祖何謂豐
于禰廟且雉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于祖廟之鼎者何
禘祫疏數有常期邊豆侑舞有品制高宗無緣意爲增
損且高宗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慈良于喪三年不言卽
豐于禰斷無薄于祖仁者之過易辭而遽天變于上至
謂高年不永民中絕命者何史記述古文說曰烏乎王

嗣敬句民罔非句天繼常祀句無禮於棄道鍾鼎古文多司爲嗣
形近未嘗以昵爲禰廟與馬鄭僞孔乖異者何曰以昵
爲禰廟不但非今文說并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自
史記外莫古于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爲羽蟲之孽
易有鼎卦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爲宗
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亦引高宗
彤日祖乙之言爲飭掖庭椒房之徵杜欽上成帝論災
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安爭寵相害爲患引高宗遭雉雉
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厯階升

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
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似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
而著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徑
厯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官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
留告曉人其備深切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決行流
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
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
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于武丁傳說甘
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將廢世子孝已家語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昔高宗信後妻之言廢孝已尹吉甫信後妻而放伯奇帝王世紀亦有斯語又考殷世惟天子得

書古微 卷六
以干支名夫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已祖已是也降年有永有不永事關宗社之脩促天變于上臣諍于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膺典嗣以長以賢奈何以立儲大禮施於棄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偽孔平其釋彤日篇之禮昵爲豐禰已大繆矣及其釋無逸則又改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馬注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同是謂高宗之欲立祖甲立賢非立愛也祖已諫爲馬義立昵且孝已究未嘗立是高宗未嘗從祖已之諫而夫

子述其書無逸頌其賢非馬鄭之大繆乎高宗高國百年孝已長子蓋亦不下七八十歲先高宗而卒故祖庚繼立并非違祖已之諫也乃祖庚高國不永而卒傳及于祖甲以淫亂衰國祚此殷家兄弟世及之常高宗所不及豫料殆若有天意焉立妃如立太廟立子如設宗社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烏乎天膺典祀敢不戰戰兢兢哉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官天下傳賢之誼于舜戒禹啟毋若丹朱見之見臯陶謨解家天下傳子之誼于高宗彤日天膺典嗣見之易以高宗伐鬼方分繫之既濟未濟蓋當朝諸侯有天下極盛之時而履霜堅冰卽

伏于其際故書列西伯戡黎之前著殷周二代興亡之本焉序書者其有憂患乎殷人尙鬼占驗必詳傳及箕子洪範五行于五事爲視之不明其變爲羽蟲之孽其應爲不祥昵惑後妃厥鑒孔章王嗣天膺主器皇皇于禰廟何預焉馬融詭異鑿空訓昵爲禰因并改無逸篇太甲爲祖甲以淫亂之主冒爲賢君移於高宗之下誣經不祥誣賢聖之君無法非孝者無親立一誼而不道者三罪豈在僞孔下哉文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七

三宗後世諸王皆在武丁之後乃孔氏廣森忽謂不壽諸王自太甲數之則殷祚不能六百以曲申馬鄭祖甲居末之說豈太甲後中宗高宗皆在不壽諸王之列乎違心舞文不顧經義以徇其私良可謂也

高宗彤日發微中

商書第四篇

問五行傳自劉歆說外又一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懼謀于忠賢脩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是不以繼嗣爲占而以用人爲占也尙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于祖己祖己曰野鳥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將無遠方及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

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是不以繼嗣爲占而以懷遠爲占也諸說乖異者何曰高宗之書不止一篇且書稱廟號亦不作于高宗之世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記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而雒武丁懼祖已曰勿憂克脩政事祖已乃訓王武丁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作高宗彤日及訓則是事諫于武丁之初書作於武丁之後誼皆主於省懼似二篇而實一篇也首篇專論繼嗣天庥之事次篇則脩德行政用人振武綏服中外彌綸畢

舉此朝諸侯有天下運諸掌之實政似三事而實一事也故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報之速也金氏履祥誤會史記之說遂以此書爲繹祭高宗之廟斥書序爲不足信豈史記書大傳及西漢今古文家之言祭成湯者皆不足信乎燕說郢書說經通弊何怪焉

金氏說見尚書表注

及通鑑前編

高宗彤日發微下
問豐禰之說既無稽而近世武進莊氏述祖陽湖孫氏
星衍又據通典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
上繼先君者以弟不繼兄故也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
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是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
廟小辛繼世父值殷衰未能脩復廟禮高宗繼父小乙
居喪盡禮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時失故有雉雊
之異既感祖已言乃脩建寢廟故殷武詩箋謂高宗前
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

高宗彤日發微下

商書第四篇

問豐禰之說既無稽而近世武進莊氏述祖陽湖孫氏
星衍又據通典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
上繼先君者以弟不繼兄故也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
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是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
廟小辛繼世父值殷衰未能脩復廟禮高宗繼父小乙
居喪盡禮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時失故有雉雊
之異既感祖已言乃脩建寢廟故殷武詩箋謂高宗前
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

焉以此申豐禰之說若何曰是尤繆之繆者賀循所謂
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無後兄之誼墨子
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殷世天子惟立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偽古文始據周制改爲如使
四人繼立分占四親廟將有祭不及禰之患故兄弟同
堂異室共爲昭穆而不序父子相後之位莊氏孫氏乃
改不序陽甲之廟爲不立陽甲之廟則是生則君之死
則綏之歷四世而無廟此魯桓僖所不忍于隱閔明嘉
靖所不忍于武宗者曾盤庚高宗之賢而爲之乎盤庚
篇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言遭家

不造我王祖謝侯已三年故重言先王以動萬民之思
故昔人謂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作下二篇是爲君時作
曾有虛主不祀之禮乎總之諸儒皆惑于馬融祀禰之
文求其說而不得故展轉傳會彌鑿彌遠然則正之如
何曰有西漢史遷劉歆古文說在有漢石經無逸經文
在有書序大戴禮及各今文家說在至金氏榜禮箋謂
兄弟同昭穆不相爲後乃士大夫禮不可通於天子諸
侯此僅據周制言之也若殷制則自成湯至帝乙父子
兄弟相繼爲君凡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故易乾鑿度曰
殷六代王也是殷制兄弟同昭穆不數入正代之明文

不可以周禮為殷禮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只第所繼繼其武十二外而五外計六外外神繼其武

武丁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于是

商書第五篇

三年默以思道政事決定于冢宰卿士患之曰王言惟

順令不言臣下罔攸稟命楚語時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視羣臣無是者乃命百工覓求之野說文作覓得之

傳巖史記作險說文作巖云巖穴也墨子尚賢下篇曰

于傳巖之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

地志傳巖即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名為聖人窟又

水經云河間水北虞山南經傳巖傳說隱武丁先作書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弗類故茲不言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津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

予罔予棄見楚語此尚未得傳于是而又使以象夢求

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誨此

楚語乃既得傳說乃訓于王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

命惟教學半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樂記引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命鄭注曰兌

書以命高宗尚書篇文也詩周用惡德民立而正事

繩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皆既得說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坊記引高宗天王武丁側身脩行

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禮諸侯重譯來至者六國史記殷本紀武丁即位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夢所見視羣臣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

說于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以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帶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

以傅巖名之號曰傳說源案此事在尚書中最高楊慎

謂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

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故託于夢商俗信鬼因民所

信以神道設教乎源案此論不近人情明知側陋中有

高隱士如光武子陵高祖四皓之布衣交何妨聘以幣

帛如湯聘伊尹之例且以胥靡版築之徒並無成都成

聚之化何以知其為聖此必高宗實有是夢夢中神告

以姓名指以方向示其巖穴始得令百官營求而得之

不然九州億姓何從復求而得之乎文王之得太公也

以出獵卜之曰今日所獲非龍非鳳非熊非羆為王者

師果遇大公子渭陽與語大悅立為師曰吾太公望子

久矣武王克殷維師尚父秉鉞牽牲夫以卜得聖與以

夢得聖何異焉且太公久望更在下獵之前豈不更神

至誠如神又何異焉曰君奭篇歷舉湯之保衡大甲之伊陟臣扈太戊之巫咸巫賢武丁之甘盤而不及傅說何也篇首又止言求傅說而不及甘盤何也曰殷本紀高宗三年不言政事皆決定于冢宰是傅說未獲以前冢宰卽甘盤爲之也君奭所舉皆耄老之臣以勸召公或傅說之耄未與莊子天運篇曰傅說得之以騎箕尾爲列星則又莫知其所極矣

微子篇發微

商書第六篇

問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殷本紀宋世家所載微子事必古文尙書說明矣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爲后辛嗣立是爲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旣而紂殺比干剖其心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樂器奔周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周西伯昌滅玁國祖已諫不從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死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本紀紂昏亂暴虐愈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微子所問者乃樂官太師疵少師彊且其去在比干已死箕子已囚之後乃馬鄭古文本作父師少師而注爲箕子比干者何曰此馬鄭古文本衛宏所偽造斷斷非安國古文之明證也請列

五證以明之父師不可名官卽禮亦無太師少師之名惟司徒所屬有師氏保氏掌三禮六樂以教國子詔王嬖諫王惡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爲太保召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立三少皆上大夫與太子宴此乃太子官屬一時權設爲周官所無故周禮止有孤卿而無三孤之名自王莽始立三公三少官載于百官公卿表劉歆遂臆造箕子在父師之位與洪範之說以傳會之而鄭氏遂以莽制說尙書謂父師三公之官少師者孤卿爲太師之佐以箕子比干當之于是東晉僞古文遂撰周官篇

三公三孤以實其制豈知周官所無何況殷制史遷孔
安國所未知何謂古文況在殺比干之後何得尙有比
干可咨其謬一也箕子微子諸父家人相語例當呼名
漢疏廣兄子疏受直稱父子況箕子答武王之問曰而
曰女豈有自詔其從子乃一則曰王子再則曰王子之
理又豈有一問不答再問不答直待出今爾無指告予
顛隤之詞而後語之之理惟其爲師氏保氏樂官以疏
遠之臣對貴戚之臣故愼密不敢輕言其證二也呂覽
當務篇紂之同母兄弟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師
衍其次曰紂紂母之生啟衍時尙爲妾已而爲妻生紂

帝乙欲置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論衡本性篇曰微子篇云
今本脫我舊云孩子紂爲孩子之時太師知其不善之
篇字性太師今本誤作微子是今文刻子一作孩子保傅篇曰古者胎
教王后腹之七月太師持銅而御戶左王后所求聲音
者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習太子生而泣太師吹
銅曰聲中某律故能知其不善于孩子之時蓋欲立微
子啟不立紂者太師也欲立紂不立啟者太史也且其
詞鄭重乎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牲亦太師職掌所及
非箕子父兄之詞證三也商其淪喪我罔爲僕釋文云一本無

臣字蓋古文僕作言不忍爲俘虜也我不顧行遯言不
瞶故誤認爲二字獨王子當出我亦不顧慮而行遯於荒也此太師少師
將抱樂器出奔之詞與箕子之佯狂不遯者無涉證四
也古今人表以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少師陽
鼓方叔擊磬襄列於微箕比干伯夷叔齊之次在膠鬲
微仲商容師涓之上故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弃先祖
之樂遂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
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云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故
天下去殷而歸周蓋抱祭器遯荒者微子也抱樂器遯

荒者太師少師也皆未嘗奔周及武王克商求殷遺賢
而後微子及太師少師皆以其器歸周史從後書則謂
之奔周試觀楚逢伯對楚子之言則知遯荒在前歸周
在後皆符西漢今古文說證五也至微子遯荒蓋同於
太伯之遯荆蠻或與太師疵少師彊等抱樂器祭器同
遯武王克商時求微子箕子不得故先立武庚及事定
訪知微箕所在乃封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皆賓之而
不臣烏有肉袒牽羊輿襯銜璧之辱而仁人爲之乎左
氏逢伯之言蓋因鄭伯目前之事傳諸古人以動楚子
矜釋之心詎可泥爲實事猶太師摯等所適齊楚秦蔡

各國皆叙事者從後書之以今名加於古事耳夫於是

而鄭注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之誣於是乎釋呂覽先議

摯載其圖法去之周孫氏星衍據史記今殷其典喪謂
典卽圖法卽史摯奔亡之事源案典殄同音典喪卽殄
喪之謂此時微子止咎太
師少師無緣文及史摯也

西伯戡黎篇發微

商書第七篇也黎大傳作
者史記作飢戡一作戡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書大傳曰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崇四年伐密須

五年伐邶六年伐耆國七年而崩是文受命稱王改元

之明證也受命者受商紂之命爲西伯賜弓矢斧鉞俾

得專征伐西伯所節制陝以東六州之諸侯此分天下

爲二伯之伯非雍州之伯也左氏春秋襄四年傳曰文

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小雅四牡毛傳文王率諸侯撫

畔國而朝聘乎紂楚詞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號

者謂號呼以救殷室之衰惟王
逸注以牧爲雍州牧則非也若止一州之牧能三分

天下有其二乎文王以西伯所治三分有二之民心卽以其所有者還事乎殷當此王室如燬之時他人雖願拯之而不能惟文王至德足以感孚乎上下而又以難得之多才濟其至德此皆非聖人不能也逸周書典解曰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譏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宗當作崇謂崇侯虎也蓋文王初與鄂侯鬼侯同爲三公及諫爭後二人死一人囚羑里此時文王已聽之天命矣旣而散宜生閔天南宮适等廣求珍奇得文馬駮身朱鬣曰鷄斯之乘江淮如車渠之大貝及白狐騶虞之獸與有參氏之美女二以

獻紂一見大悅曰卽此一物足赦西伯矣況其多乎史記

書大傳呂氏春秋大傳小異翻然立釋文王其釋之者以能遂已欲

徇已好非若前此之迂濶諍諫也文王旣出羑里見紂

心甫轉機會可乘卽迎其善意再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亦翻然而從之遂命爲西伯總帥六州賜弓

矢斧鉞得專征伐此時紂已自稱爲帝並追帝其父乙

故書有自成湯于帝乙及國語有商王帝辛之語武王牧誓

數紂罪曰怠棄其王正謂不守三統迭建紂旣已自帝之義乃越王儋帝並改元爲帝辛元年也

則以不甚惜之王號賜封西伯其視王號亦猶後世吳

楚之王不過蠻夷大長而已之臨其上乃益尊如天故

書大傳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謂受殷紂之命非自受天命也其受命一年聽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敗耆國四年伐邠五年伐崇六年伐密須七年而崩其四征不庭皆所謂率諸侯征畔國而使朝聘乎紂故紂益喜其攘除不服使已得專恣淫湎不虞外患至紂即書大傳之耆國爲上黨壺關之地已入畿內亦任其用兵者彼黎侯據險要踞上游形勢倔強跋扈不貢不朝紂之臣下無能制之者卽飛廉惡來亦不敢自任其責文王奉命移兵戡之桀其巢穴獻俘告捷除肘掖腹心之患亦紂意中所深快故祖伊恐奔告于王亦惟欲紂之

警懼而不能歸咎于西伯也易大畜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有文王之德而無其權文王有箕子之心而有其地使六州賴尾之民得父母以紓其困所謂陰行善事又能使天驕之主傾任而不疑正猶後世北齊書所謂主亂於上政清于下者紂之言足拒諫辨足飾非爲之臣者止有遵養時晦之一法可以稍解毒痛奚必嬰其逆鱗再蹈比干鄂候之轍而無裨揅于痼瘵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皆八虞二號以才難濟至德之明證

大雅出車采芣杜皆宣王時毛詩誤刪

文王詩內予曩著詩古微力主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
詳詩古微及治尚書大傳始知不用稱王改元則詩書所至闕礙
雖通不敢護前故用莫君注禮時用韓說及箋詩从毛
不復追改之例而別箸其誼使如天日之可信焉

書古微卷六終

